

LA NOUVELLE HÉLOÏSE



补 篇 / 343

《朱丽》序言或关于小说的谈话 / 345

爱德华·波姆斯顿绅士的艳遇 / 365

并不比前一条小，而且更难以执行，因为进攻一般来说总是比防御要费劲：这是大自然的意愿。在共和国里，人们用风俗习惯、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来约束公民，但对待仆人和雇工，除了限制和约束而外，又怎么去管教他们呢？主人的全部技巧就在于通过让他们愉快地劳动和物质利益来掩盖这种管束，以致他们就光想着愉快地去干主人要他们做的事了。星期天是休息日，主人无法剥夺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权利，这样的话，光是这一天的无所事事往往就使其余六天的示范与教育化为乌有了。如果让他们沾染上泡小酒馆的习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经常光顾放荡女人，那他们很快就会堕落的，既害了主人又坑了自己，浑身尽是毛病，无法继续为主人服务，也没资格享受什么自由了。

主人于是便向他们提供那些诱使他们外出的东西，以此来纠正他们的这一毛病。他们到外面去都干些什么呢？在小酒馆喝酒，打牌。那就让他们在家里喝酒玩牌好了。唯一的区别是，喝酒不用他们掏钱，而且也不许他们喝醉，打牌有赢家，但却没有输家。这就是主人采取的高招儿。

主人家的屋后是一条林荫甬道，其间设有游乐园。夏日里，星期天晚祷之后，仆人和家禽饲养场的农工就聚在这个游乐园里，分成好几堆玩，但赌的不是钱，这是主人所不容许的，也不是酒，因为主人给他们提供酒，而是主人慷慨拿出的奖品，都是一些小家具啦，一块实用的旧衣料啦什么的。决胜的次数根据奖品的价值而定，如果是一件比较值钱的奖品，譬如银耳环啦，领饰啦，丝袜啦，高级礼帽啦，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通常都要经过数场争夺，以决定鹿死谁手。玩的方式并非只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觉得对一种玩法十分在行的人囊括了全部奖品，而且，通过多种多样的玩法，大家都可以玩得很棒，各有千秋。有时候是比赛，看谁先跑到甬道顶头的终点线，有时候是看谁投石子投得最远，有时候是看谁负重的时间最长，有时候是进行打靶比赛。在玩这些游戏时，大部分情况下，主人还要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以延长玩的时间，并让玩的人更开心。主人夫妇经常亲临现场，

主人绝对不容许谁在外面捣鬼，而且也没有人想去这么做。仆人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最可靠的收益是与主人的收益密切相关的，只要主人家兴旺发达，他们就什么都不会缺少。所以，在为这家人家服务时，他们处处都在为主人的家业操心，自己服务得越好，主人的家业就越发展，这也正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不过，这种话在这里说并不恰当，因为我还从未见过有哪家人家比这家人家采取了更好的办法，使仆人们的利益得到如此正确的引导，而使仆人并不是那么看重自身的利益的。在这里，一切的一切全都是通过情感在进行，仿佛那些原本心术不正的人，进到这个宁静和睦的人家之后，心灵得到了净化似的。可以说男主人的智慧与女主人的感情有一部分已经渗透到每个仆人的心中：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主人通情达理，心地善良，为人厚道，不愧为自己的主人！受到主人的器重，发挥自己的才干，是他们最大的企盼；他们把主人对自己的关怀看做比金钱更重要的奖励。

绅士，以上就是我所观察到的这家人家在对待仆人和雇工管理方面的主要情况。至于主人的生活方式和对孩子们的教育这两方面的情况，每一方面都值得好好地单独谈一谈。您是知道我抱着什么意图开始谈这些看法的，不过，说实在的，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极其令人心向往之的图景，因此，无须别的任何想法，单凭我在这里所感受到的快乐，就足以让我喜爱观赏这里的这番景象了。

书信十一 致爱德华绅士

不，绅士，我敢保证，在这家人家，我所看见的无不是惬意与实用的完美结合，而实用又不只是局限于只关心使人得到利益，还在于给人以无邪而淳朴的享受，使人在隐居、劳动和恬淡的生活中得到乐趣，使投身于这种生活的人保持一颗圣洁的心灵、一颗不受激情欲念纷扰的平常心。如果说无所事事的慵懒生活只能给人以烦恼与忧伤的话，那么温馨甜美的乐趣则是一种勤劳生活所结下的果实。大家把劳动看

的，只有对罪恶感到恐惧才能把那种爱情从您心中驱走。我看得出来，您的心头重压着一个巨大的负担，只有经过一场新的战斗，您才能走得出来，而您只有认识到自己仍旧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您才会成为一个受人敬重的人。

“您为了爱情已心力交瘁了：我虽然并不觉得年龄上的差距有什么妨碍，但它毕竟剥夺了我盼着获得一种感情的权利，因为这个感情已属于他人，即使此人得不到它，那其他的人也不可能得到。相反，我感到，我的生命虽说已过了一半了，但是，心中却有着唯一的一个心愿，而且我认为这个心愿会是持续不断的，我很乐意在我的余年中一直保留住它。我曾长时间地寻来觅去，但都没有发现一个比得上您的；我寻思，您所办不到的事，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办到的；我完全相信美德，因此便娶了您。您一直对我保守的那个秘密，并没让我感到诧异；我知道您为什么要保守这个秘密，我从您谨小慎微的举止行为中已经看出您保守这个秘密这么久的缘由了。出于对您的尊重，我也学您的样子，闭口不提，等着您有一天终于向我亲口吐露我看到您每时每刻都欲言又止的那个秘密。我这么做一点也没错；您并未辜负我对您的信任。当我在选择一位妻子时，我就希望她是我的一位可爱的、贤惠的、幸福的伴侣。头两点您已经具备了，我亲爱的，我希望那第三点您同样也具备。”

听他这么一说，尽管我努力克制自己，免得哭出声来打断了他，但是，我仍禁不住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大声说道：“我亲爱的夫君！我最好的、最亲爱的人！即使不是为了您的幸福，也请您告诉我，在我的幸福中还缺少什么才能让我更好地享受幸福……”他打断我说：“您并不缺什么了，您已经是幸福的了，您完全应该这么幸福，而现在正是您平静地享受您花了那么大的代价，至今才获得的幸福的时候了。如果说只要您对我忠贞就足够了的话，那么，既然您已经答应我对我忠贞了，您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另外，我还希望您对我的忠贞并不使您为难，而且您也感到愉快，因为，唯其如此，我们两人才会无须相互劝诫，彼此心心相印，忠贞不贰。朱丽，我们做到了，也许比您

在我向您解释清楚我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您会坚持认为这是需待证明的。如果我告诉您说，这两个年轻人比以前更加的相爱了，您想必会觉得这并不稀奇。反之，如果我告诉您说，他们已经完全治愈了，您也会说那是理智与道理使然，也同样是不稀奇的事。但是，这两种相对立的情况却真的是同时并存着，他俩比以前更加的相互依恋，而这种依恋又是诚实正直的，他们一直是恋人，但却是不超过朋友的界限，这一点，我想，您可是未曾预料到的，而且也是您很难理解的，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大概就是您在他俩的谈话或通信中早已发觉了的种种经常出现矛盾现象所构制的谜。您就肖像一事写给朱丽的那封信，比其他所有一切都更清楚地让我明白了这个谜。我发现他们始终是真诚的，即使相互间有矛盾也是如此。当我说“他们”时，我特别是指那个年轻男子，因为，就您的那位女友，我只能根据猜测来谈论她；有一块聪慧而诚实的帷幕把她的心裹得严严实实，人的肉眼难以深入其中，就连她自己的眼睛也看不透她的心。唯一让我怀疑她还有某种疑虑需要克服的一点是，她在不停地思考，如果自己已经完全治愈，那她将会做些什么，而且，要做得一丝不苟，那么，如果她真的治愈了的话，她也许就做不了这么好了。

而你们的这位男友，尽管很有道德，但却对自己尚留着的一些恋情不以为然，我发现他对情窦初开的那份情仍旧难以割舍，不过，我尽管是看出来了，但却无权因此而大动肝火。他现在所恋着的并非朱丽·德·沃尔玛，而是朱丽·德·埃唐什；他所恨我的并不是我占有了他现在爱着的那个人，而是我拐走了他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绝对不是他的情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已不再是他往日的学生。不错，她很像他往日的情人与学生，她经常让他回忆起往日的事情。他爱的是往日的那个她：这就是真正的谜底。让他的记忆消失，他也就不会再有这段爱恋之情了。

我这并不是在钻牛角尖，小表姐，我这是一种很有根据的看法，如果由此及彼，把这种看法延伸到其他的一些爱情上去的话，那可能

能以通常的标准去评判，而应该根据我采取这种办法的环境和那个女人的独特性格来加以判断，因为我的这个办法是受到她的启迪的。

再见，小表姐，余言后叙。尽管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未跟朱丽谈过，但我并不要求您对她保密。我的行为标准是，朋友之间不能藏藏掖掖的。因此，我把心里话全都告诉您了，您是否告诉别人，那就请您按照谨慎与友谊的原则去做好了。我知道您凡事都往好里去做的，并且是以最诚实的方法去做的。

书信十五 致爱德华绅士

德·沃尔玛先生昨天动身去了埃唐什，我很难想象他这一走，让我处于什么样的两难境地。我觉得他妻子走了也没他走了让我痛苦不堪。我感到比他在的时候更加的拘谨局促：我心中为一种阴郁的寂寥所控制着；一种隐约的恐惧在压迫着我，让我说不出话来；我并不是因蠢蠢欲动而是因恐惧害怕而心神不定，我虽然没有犯罪的欲念，但却为可能犯罪而惴惴不安。

绅士，您知道我的心灵在何处才能踏踏实实，不再无谓地感到恐惧吗？只有在德·沃尔玛夫人身边。我一接近她，她的面容就使我的心神不定顿然消失，她的目光就使我的心灵得以净化。她心灵是如此具有震撼力，似乎总能让别人感受到她的纯洁无瑕，从而产生心灵的平静。但对我来说，遗憾的是她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无法成天与朋友们待在一起，当我想见到她而又不能如愿时，我比远离她时还要难受得多。

我本已感到心中郁闷难耐，但昨天她丈夫动身之后，她对我说的这些话更加让我郁郁寡欢。尽管在她丈夫启程之前，她一直端庄矜持，泰然若素，但当她丈夫临走之时，她却感伤地以目光久久地送别着他，我起先还以为是仅仅因为那位幸福的丈夫要远行之故，但是，我从她的一番话中发现，她的伤感还另有我所不知的原因。她对我说：“您都看见了，我们相处得多么的好，您也知道了他对我有多么的宝贵。您

可以享受何种快乐。她的过错——如果说那件事能算是过错的话——反而让她鼓起勇气，力量倍增。她的父母、她的朋友、她的仆人，人人都很幸运，都生就是为了爱她和为她所爱。她的家乡是唯一适合她生长的地方；她的朴实无华使她变得高尚，赢得了周围的人的景仰；她只要生活在快乐的人们中间，她就能幸福。如果她不幸生在受压迫遭贫困的悲惨人家，前途渺茫，抗争无果，那么饱受生活煎熬的人家成天唉声叹气，她的生活就无幸福可言，大家的苦痛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烦恼与忧伤的事就会折磨她那颗善良的心，使她心生痛苦而无望舒缓。

这种情况非但没有发生，这里的一切反倒在促使她善良的天性发展。她根本没有听到过让她痛哭不已的大灾难。她也没见到过贫穷与绝望的可怕景象。悠然自得的村民^①更需要的是她的主意而非她的周济。如果发现年幼的孤儿无法自己养活自己，有孤苦伶仃的寡妇无人照应，有无儿无女的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又不能自理，她是不会害怕自己的接济对他们而言会成为一种负担的，政府不可能跑来课他们以重税，从而让为富不仁者反而得益，少交应交的税。她因做了好事而心满意足，很高兴自己所做的好事让人受益。因此，她体味到的幸福越来越多，并且惠及她周围的人。她走到的每家每户很快就呈现出像她家那样的图景；她给每户人家带去的至少是安逸与恬静，和谐与善良随即便在各家各户传播开来。她走出自家门时，看到的都是一些令她愉快的事情，而返回家来时，发现的是更加温馨的事物；她看到的到处都是令她开心的事情；这颗曾经不太注意自己的自尊的心灵，在行善之中学会了自珍自爱。是的，绅士，我要重复一遍，凡是牵涉到朱丽的事无不与美德有关。她的魅力、她的才能、她的兴味、她的抗争、她的过错、她的悔恨、她的日子、她的朋友、她的家庭、她的痛苦、

① 在克拉朗附近有一个名叫姆特吕的村子，该村相当富裕。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养活全体村民，没有一寸土地归私人所有。与伯尔尼一样，要在该村取得城市自由民的身份是很困难的。为使姆特吕的先生们能够与人交往，使村民们不那么难于取得城市自由民的身份，很可惜，那儿找不到一个诚实的代理人来帮他们办这些事情！——原作者注

智的赞许，而且也赏心悦目，因为在这个家庭里生活的人们感到舒服惬意，自我满足，不存在自己能力有限之感，看到这幅美好图景没人会感到忧伤的。我敢说，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如果连续观赏一小时国王的王宫和豪华摆设的话，是绝不会不感到忧伤，不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悲哀的。然而，这座房屋以及居于其中的人的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则让观者们心中暗自欣喜，越看越入迷。为数不多的一些温柔恬静的人，因共同的需要和互相的关心而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得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东西，谁都不会存有非分之想，大家都对这个家十分依恋，仿佛要在此待上一生一世似的，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发号施令者很有分寸，而服从命令者热情也很高，所以人员之间工作分配平等，没有谁会对自己分到的工作有所抱怨的。这样一来，谁也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工作；每个人都意识到只有共同财富得以增加，自己的财富才能增长；就连主人人们也认为，只有自己周围的人幸福了，他们才能幸福。大家都觉得这里无须添加什么也不必减少什么，因为这里样样东西都有用，而且什么也不缺，因此，这儿看不到的东西，大家也都不想要，而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東西都足够了，谁也不会去问：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呀？如果在这里增添些饰物、绘画、枝形吊灯、金饰银饰什么的，那就会大煞风景。大家看到所需之物十分丰富充裕，但又无一样是多余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如果这里没有某样东西，那就是不需要它，而如果是需要的话，那一定是大量存在的。经常不断地看到这家人家把东西拿去接济穷人，您就会说：“这家人家富得放不下自己的财富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富足。

当我得知他们为什么保持着这种富足的样子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对德·沃尔玛夫妇说：“你们这样会把家给败了的，用这么一点收入维持这么大的开销是难以为继的。”他们听了便哈哈大笑，告诉我说他们的家当并未减少，他们只是想方设法地节约，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增，根本败不了家。“我们保持富足的最大秘诀就是，”他们对我说，“钱不多，但在使用上，必须尽可能地避免生产与消费之间交换的中间

老人很开心，敞开了心扉，似乎一时间恢复了自己年轻时的那份活泼开朗劲儿。为祝愿一位年轻夫人而频频干杯，几杯酒下肚，他那已几近冰封的心又活跃起来。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自己的往事，讲起了他的爱情、他的家乡、他参加过的战斗、他的同胞们的英勇顽强以及他回到故乡的情况、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地里的活计、他所见到的不良现象和他所想到的改进办法等等。在他这把年纪的人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往往会有一些精辟的见解或一些农业方面的经验，所以当他津津有味地讲述时，朱丽总是很认真很有兴趣地聆听。

饭后，她回到自己房间，拿出来一件小礼物，是一件旧衣服，适合老人的妻子或女儿们穿的。她让自己的孩子们送给他，而他也回敬给孩子们某种既普通又是孩子们所喜欢的东西（是她偷偷地塞给老人让他送给孩子们的）。这样一来，孩子们从小时候起，就培养起与不同阶层的人交往的仁爱之心。孩子们养成了尊敬老人、崇尚朴实、区别不同阶层的人的优良的习惯。农民们看到自己的父辈在一户可敬的人家受到热情款待，并同主人同桌共餐，并没因自己未受到邀请而抱怨，反而是十分高兴；他们知道自己未受到邀请并非是自己地位低下，而是因为年轻；他们绝不说：“我们太穷了。”而说：“我们太年轻了，所以不可能受到这种礼遇。”看见自己村里的老人受到如此礼遇，他们也抱着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也会有此殊荣，使得他们因未受邀请的心情得到了宽慰，并激起他们认真做人，争取有一天能有资格获得这种荣幸。

这时候，为所受之盛情款待而心情久久激动难平的那位老人，回到了自己的茅屋，心急火燎地把自己带回来的礼物拿出来给妻子和孩子们看。这几件微不足道的东西却给全家人带来了欢快，他们知道有人在关爱着他们。他夸大其词地跟他们讲述主人对他的款待，给他夹的那些菜肴，他品尝的那些葡萄酒，对他所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以及对他的家人的嘘寒问暖，他还细说了主人的平易近人，仆人们的照顾，总之，他是受到了最大的尊敬与善待；他一边在叙述着，一边心里觉着又一次地在享受着主人的盛情，而全家人也都因一家之长受到的礼遇而感到无限荣光。全家人一起在祝福这个慷慨侠义的大户人家：他

己在把孩子们变成一个个混世魔王。其实，儿童也好，大人也好，真正的需要是很有限的，我们应当关心的是孩子们的长久的快乐而不是一时的痛快。您以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孩子有母亲在跟前时会让女管家不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您举出了一些因恶习而产生的缺点，但您没有想到我的全部心思都花在阻止他们沾染这些恶习上。当然，女人都是爱孩子的。孩子与女管家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一方要另一方屈从自己的任性而产生的。但在我们家里，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谁也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而孩子也不会喝令女管家干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同其他做母亲的不一样，她们是假装要孩子听仆人们的话，实际上却是要仆人们听命于小主人。在我们这里，谁也不命令谁，而谁也不听别人的颐指气使，孩子只有对他周围的人好才能使周围的人对他好。因此，他便感觉到他对自己周围的人除了亲切相待而外，别无其他任何权威，这样一来，他也就变乖了，变讨喜了。他在努力使别人以真心待他的同时，他也就以自己的真心去对待别人了，因为人都是希望别人爱自己的，这是自尊心的必然结果。从这种产生于平等的互相爱护之中，良好的品行自然而然地便养成了，而对孩子们一味地讲大道理，是根本养不成好的品行的。

“我早就认为，儿童教育中的最主要的部分，而精心安排的教育又从未涉及的部分就是，让儿童充分意识到他是可怜的、柔弱的、依赖人的，而且，正如我丈夫跟您说的，要让他感到大自然强加于人身上的那种沉重的生活桎梏，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他感觉到别人为减轻他的这种重负都替他做了些什么，而特别是为了让他尽早地知晓上帝把他安排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让他知道自己无法超越这一地位，而且也让他明白，人类社会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与他相关的。

“年轻人自出生时起，就被人宠爱着，娇惯着，要什么有什么，谁都得满足他们的奢求，不满足就闹，但他们如此狂妄不羁地踏入社会之后，只有在不停地遭到羞辱、顶撞冒犯，事事都不能随心所欲，然后才知道改正。为了让我的儿子不致接受这种屈辱的教育，我就首先让他对事物有一个更为正确的认识。一开始，我就让他想要什么就给

瞧不起人吗？如果说我没资格随您而去，那您就把我留在伦敦好了，那也比把我打发到这儿来让我少生气一些。

从您上封信看来，显然，我写给您的的一封信确实是弄丢了，因此，让您对随后的两封信所谈的许多事情一头雾水，不过，让我补述清楚，让您弄明白，那得等我有空再说了。目前，最要紧的是让您不必再为德·沃尔玛夫人心中的隐痛感到焦虑。

我就不跟您叙述她丈夫走后我与她的谈话内容了。我们谈了许多的事情，有一些也记不起来了，而且，在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们谈过好几次话，所以我只能跟您简单地说一说，就不一一赘述了。

她告诉我说，她丈夫竭尽全力在使她生活得幸福，可也正是他让她觉得痛苦，而且，他们彼此间越是感情真挚，她就越是觉得不好受。您对此有何看法，绅士？这个如此聪明而理智的男人，远离各种各样的邪恶而又绝无贪欲之心，可他却不相信任何可以维护道德的力量，而且，在他那无可指责的清清白白的一生中，其内心深处却又怀着恶人一般的可怕的冷静。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情况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更增加了朱丽的苦痛；看起来她像是原谅了他的不信神，无论他是由于害怕神灵，还是出于傲岸而与神灵对抗。如果说一个罪犯以牺牲理智而求得心理安慰，一名不愿与俗人为伍的人，不愿意从说教而独树一帜的话，这种错误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叹了口气，对我说道，“他是一个既诚实可敬又不卖弄学识的人，怎么竟然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

必须了解他们夫妇二人的性格，必须想到他俩全都一门心思用在家庭上，必须看到他们把对方视之为自己的另一半，必须了解他俩之间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才能想象得出他们在这唯一的一点上的意见分歧对家庭的和睦造成多大的伤害。德·沃尔玛先生是在一种信奉希腊正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无法忍受那种对可笑的宗教顶礼膜拜的荒谬做法。他很有理智，不容许别人硬往他身上套那难以忍受的枷锁，所以他很快就鄙夷不屑地把这具枷锁给抖搂掉了；他把来自一种十分可疑的权威的所有一切全都抛弃了，从而不得不成为一个不信教者，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挑选工人，工作安排和进度全都归她管。德·奥尔伯夫人则负责工人的伙食和按照所制定的规章发放工人的工资；他们制定好的规章，是绝对不允许违犯的。检查工作由我负责，由于朱丽受不了酒缸里的酒气，所以由我来监督操作榨汁机的工人认真执行朱丽的指示，而克莱尔非常赞成我担当此项工作，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品酒的行家。

任务这么分配定了之后，关于采摘葡萄的事，是人人都会做的，所以哪儿缺人手，有空的人就赶紧去补上。大家都是天刚放亮即起床，集合起来前往葡萄园。德·奥尔伯夫人觉得自己的活儿不算忙，所以又主动给自己加派了活计：监督与训斥偷懒的人，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对我也不例外，甚至还故意对我更加严格监督。至于老男爵，当我们大家都在忙乎的时候，他却背着一支猎枪，时不时地把我从采摘葡萄的女工那儿拉走，同他一起去打斑鸠，这么一来，不免有人会说是我暗中鼓动他这样做的，结果，我渐渐地失去了哲学家的头衔，被冠以游手好闲者的名号，不过，游手好闲者与哲学家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

您从我刚才对男爵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我们是真心诚意地和解了，而沃尔玛有理由对他的第二次考验感到满意^①。我怎么可能憎恨我女友的父亲呀！不！如果我是他的儿子的话，我也许还没有现在这么尊敬他哩。说实在的，我还从未见过比这位善良的贵族更加坦率、正直、宽厚并在各个方面都令人尊敬有加的人。不过，他的偏见也着实怪诞，让人费解。自从他确信我不会成为他的家庭之一员时起，他就对我赞

① 从没有收进这本书中的朱丽的一封信中所摘录的如下的一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喏，”德·沃尔玛先生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道，“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二次考验。如果他没有亲近您的父亲，我是不会信任他的。”——“不过，”我说道，“如何才能把这种亲近和您的考验与您所发现的他们之间的憎恶调和起来呢？”——“所谓憎恶已不复存在了，”他又说道，“您父亲的种种偏见对圣普乐造成了他所能造成的莫大的伤害，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他已经不再痛恨那种偏见了，而且还很理解。而男爵也不再防着他了：圣普乐心地善良，他知道男爵对他造成很大伤害，但他理解他。我发现他俩相处甚得，而且很高兴老能见面。自此时此刻起，我便对他一百个放心了。”——原作者注

痛苦、分享我心灵的快乐并给它以无尽的慰藉的密友，您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呀？快来吧，我的心灵今天要向您倾诉它最大的错误。它难道不总是由您来加以净化的吗？它还要对它已向您忏悔了的那些过错进行自责吗？不，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了，而这一变化应归功于您：您给我重新造就了一颗心，它要把它新生的模样呈现在您的面前，但是，我只是在把它交到您的手中之后，才会感到真正摆脱了过去的那颗心。啊，您是看见它诞生的，您就倾听一下它的沉痛的哀叹吧。

有件事您曾想到过吗？我一生中对自己最为满意的时刻竟是我与您分别的那一时刻。从漫漫歧途返回之后，我便把那一时刻定为我补尽我迟迟未尽的义务的开始。我将决心离开一个如此美好的地方去追随一位恩人、一位智者，他装作需要我的帮助，实际上是想验证一下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所成效。这样一来，我总算可以开始偿还我所欠下的情义债了。我对此次离去越是感到痛苦，我就越是以做出这样的一种牺牲为荣。我的前半生为追求一种痛苦的情欲而虚度，因此，我将用自己的后半生去挽回先前造成的损失，用自己的美德去向那位我长期以来一直尊重无比的女子献上更加真诚的敬意。我要以自己高尚的行为去表明我在青年时期，并没有使您，使她，使我所热爱的所有的人为我而感到羞愧。

爱德华绅士担心离情别绪，依依不舍，本想悄悄地动身，但是，当全家上上下下都在熟睡的时候，您这位友情至上的警觉者还是发现了。看见您的房门虚掩着，您的贴身女仆在窥探着，看见您向我们迎出来，走进您的房间时，又只见一张桌子上已备好了茶点，我不禁立刻想起了往事；我将这次的别离与上一次的作了比较，感到自己此次的心情与上一次的大不相同，我庆幸爱德华绅士见证了这两次心境的不同，希望到了米兰，能让他忘记那次在贝藏松的不像话的情境。我还从未像这次这样心中充满了勇气：我以能向您显示这一点为荣；我要在您的面前表现出您从未曾见过我有过的那种坚定，我要以离开您时能在一瞬间表现出我将会是怎样一个人为自豪。这么一想，我的勇气又增加了；我因您对我的敬重而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不是您的泪水流在了我的面

我没见有人从里面出来，便在外面转了一圈；我沿着水池边尽量靠近养禽场走过去。我很快便听到有人走过来。这时候，我竖起了耳朵，只听见两个女子的声音；我虽然一句也没听清，但我从您的说话声中听出了一种说不清的忧郁感伤、温柔多情的情绪来，让我颇为激动，而在她的声音里，我辨别出了她平时的那种亲切恬静的语气，她细声细气，平静从容，使我立刻就放宽了心，真正地从梦境中走了出来。

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对自己的疑神疑鬼感到滑稽可笑。一想到我只需穿过藩篱墙和几个小树丛，便可以看见我原以为永远也见不着了的那个人仍然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我的担忧、恐惧和胡思乱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我便决定不去见她，立刻离开。克莱尔，我对您发誓，我不仅没有和她相见，而且我还以没有与她见面就离去而颇为自豪，以我没有软弱和多疑到底而自豪，以我至少让我的朋友爱德华觉得帮我摆脱了梦境而自豪。

亲爱的表姐，以上就是我要告诉您的，这是我必须向您坦白的最后的事情。我们旅途中的其他情况就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可说的了，我只需告诉您说，从那以后，不仅绅士对我感到满意，而且我对自己也更加的满意，我觉得我的病痛治愈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彻底。我因为担心引起他不必要的怀疑，所以没有告诉他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你们。当他问我那块面纱是否掀开了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作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我们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是的，表姐，那块长期以来一直使我的理智陷入迷茫的面纱永远地掀去了。我所有焦虑不安的激动平息了。我看清了自己的所有职责，我喜欢这些职责。你们两人对我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珍贵，但我的心已不再能把你们俩区分开来，绝不会把你们两个形影不离的人分隔开来。

我们已于前天抵达米兰，后天离开这里。我们估计一个星期后可到罗马，但愿到的时候，能有你们的消息。你们是两个长期以来把男人中最伟大的男人弄得神魂颠倒、不得安宁的奇女子，我真恨不得马上见到你们！啊，朱丽！啊，克莱尔！必须是像你们一样的女子才能使那个男人幸福。

难以捉摸！……你们两个是一对大坏蛋，跟我耍心眼儿，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意见毕竟无关紧要……特别是对你而言，因为你已经看过信了……对我也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过这封信……我更相信你的那位朋友，也是我的那位朋友，而不相信所有的哲学家。

唉！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个讨厌的家伙又让人想起来了！哎呀，我真害怕他再次闯进我的脑海里，既然我已经提到他了，那我就把有关他的话全都说出来，免得下次还得重新谈论他。

我们可千万不能陷入到虚幻的世界中去。如果你不是朱丽，如果你的朋友未曾做过你的情人，我就不会知道他对你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与他有什么关系。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开始，他倒霉地先碰上了我的话，那他可是打错了主意，没他什么好果子吃的，不管我是不是个疯丫头，我都必然会让他变成疯子的。而我自己会落到什么田地，那又有何妨？咱们现在来谈谈我都做了些什么吧。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爱你。自打我俩童年时起，我的心就融入你的心了。不管我是多么的温柔多情，我自己都没有懂得爱，也没有感觉到爱。我的所有的情感都源自于你；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只是为了做你的朋友而活着。这一点莎约特看出来，她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评价我的。你说说看，表妹，她看错了吗？

我把你的那个朋友视为兄弟，这你是知道的。我女友的情人对我来说就如同我母亲的儿子。我之所以这么看，并非出于理智，而是出自内心。即使我再多情，我也不会以另一种方式去爱他的。我在拥抱你时，也是在拥抱你那最亲爱的另一半；我与他相处甚得，这正可以保证我心坦荡，别无邪念。一个女孩子能像我这样对待她所心爱的人吗？你自己能像我这样对待他吗？不能，朱丽，我们女孩子的爱，表现得羞羞答答，胆胆怯怯；一开始，总是矜持而含蓄，还要欲擒故纵，半推半就；一旦爱变得情意缠绵了，那它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友情是慷慨大度的，而爱情则是小气吝啬的。

我承认，在他和我这种年纪的人，接触过于密切，总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俩的心中都在爱着同一个人，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把你置于我们的中间，除非把你杀了，否则我与他是绝对不会彼此贴近的；我与他已经形成良好习惯的那种亲切关系，换到别的情况之下，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时却是一个保护我的盾牌。我们的感情是由我们的思想所决定的，当我们的思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就很难改变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说话的口气，要想重新开始一种新的说话方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想折返回来已不可能。爱情有其自身的前进道路，它不喜欢前半走的是友谊之路。总而言之，我以前曾经说过，而且我现在也有理由还这么认为，一个人不能在曾经无邪地吻过的嘴上，再去印上邪恶的吻。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理由在支持着我：上帝给我选定了一个男人，使我一生中有了短暂的幸福。你是知道的，表妹，他曾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为人诚实，对人细心，关怀备至，温柔体贴，他并不像你的那位朋友那么懂得爱情，但他真的是很爱我的。当我们的尚无归宿之时，别人向我们表达的激情总是有点能感染我们的。我把我心中所剩下的爱全都给了他^①，而他所得到的那份剩下的爱也同样是纯真的，足以让他对自己的选择无所遗憾。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可问心有愧的呢？我甚至还得承认，有一段时间，由于享受着两性间的爱，以及对天职的爱，的确是影响了对你的爱，我觉得自己已为人妻，所以必须先尽妻子的义务，然后再尽朋友的情谊，但是，当我又回到你的身边时，我给你带来了两颗心，而不是一颗心，我没有忘记我又成为自由身之后，我必须偿还这双重债。

我还得说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前的老师回来了，我们可以说是应该对他重新加以认识。我觉得我在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我在与他拥抱时，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战栗遍传全身。我越是觉得这种感受很甜美，我就越是感到害怕。我警告自己，我的那种感觉也

① 意指她首先是爱她的女友——朱丽，余下的爱给了自己的丈夫。